



保罗·薄凯 奶粉说情者

保罗·薄凯是谁,没多少人知道。说到惠氏,大家都知道,至少家有宝宝的都会关注——惠氏目前是中国销量最大的奶粉品牌。而保罗·薄凯就是惠氏母公司雀巢的CEO。

上周,保罗·薄凯访华,表态声称,会确保公司“任何地方的经营都遵纪守法”。

对于这次发改委对洋奶粉垄断的调查,其实惠氏是最高调“服软”的,并表态将降价,单品最高降价幅度达20%。

如此大幅度的行动背后,是惠氏乃至整个雀巢集团对中国大陆市场的依赖。雀巢公司是改革开放之后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之一,1990年,雀巢在国内的第一家工厂在黑龙江双城开始运营,并进行本地化生产,雀巢在华生产的90%以上的产品,都是专门为中国市场定制的。

而事实上,保罗·薄凯此次访华主要是表示对中国投资的高度重视。“投资一家工厂,并开设加工厂,是表示雀巢对中国市场有长期信心的一个最好的佐证。”保罗·薄凯对媒体表态说,“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而且雀巢在华发展速度也比欧洲快,现在中国已经成为雀巢在全球的第二大市场,占据总销售额的4%到5%。”

雀巢在中国被视为疯狂的收购者,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进入中国以来,已经并购了大量的中国品牌企业,相继将太太乐、豪吉鸡精、广州冷冻食品公司、银鹭、徐福记等著名企业收入囊中。这一策略,也被一些产业观察者视为跨国公司吞食并消灭民族品牌的重要方法。

这家拥有150多年历史的巨头,似乎已经显露出在全球打造“全产业链”的野心。而中国,将是重要的战场。



李宁 没有人是神

五十知天命,这是中国古人的说法。50岁的李宁,试图用业绩来回击外界“廉颇老矣”的质疑声,但显然,从去年开始实施的“复兴计划”看上去并不怎么成功,前些日子,知名券商美银美林甚至给了李宁“跑输大盘”的评级,并将李宁今年的亏损预计由2.99亿元调至5.64亿。

或许是为了反击市场上这些负面消息,上周,李宁在媒体上称,自己“坚信正走在正确的方向”。

这多少有一点悲情的气息。不可否认的是,国内体育用品行业的高库存阴霾,眼下依然没有散尽。即使是当年如日中天的李宁,也不得不在汹涌的市场冲击下,溃不成军。

去年上半年,李宁关掉了1200家店,全年关店数量达到1800余家。而曾经,李宁梦想着,在2013年将门店数量增加到10000家。

李宁将业绩不佳的原因归咎于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太快,“我很坚信中国(市场),4万亿的力量是很强大的,”他承认自己错误估计了形势,但又加上了一句心有不甘的自辩:“没有人是神……”

于是李宁开始自救:大手笔地花钱。李宁公司以5年20亿元巨额合同,击退了耐克、安踏等一干国内外体育品牌,成为CBA(中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主赞助商。5年20亿不仅创造了中国体育与商业联姻史的新纪录,即使是阿迪达斯2006年和NBA签下的赞助合同,与李宁公司这次的大手笔也相形见绌。

就在外界质疑李宁出手过于大方时,李宁公司又在去年10月份签下了30岁的NBA超级巨星德怀恩·韦德,合同金额高达10年1亿美元。有了这笔收入,年薪本排不到NBA前十的韦德在美国《体育画报》统计的NBA球员年收入排行榜中蹿至第四位。

为什么如此激进地应对逆市?李宁的回答是:“因为李宁过去是一个运动员。”他这样解释激进的原因,“李宁是运动员李宁创立的公司,(我们的动作)符合我们的基因,运动员(的精神)存在于李宁公司的基因之中。”

显然,更快、更高、更强已经是李宁公司流淌的血液了。但,这是企业家精神吗?作为一个CEO,需不需要运动员精神?

“我是不是企业家,无所谓,每一个人对企业家的标准都不一样。重要的是,一个企业能够做好做强,在市场上有竞争力,这个是谁来决定谁来做的。我是这个决策团队的一员,这就够了。想把企业运行好,光一个人是不够的,需要很多不同的人才,而不是一人包办一切。”

这是李宁的回答,而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的我来说,看到的却是前几天家门口苏果大超市楼下的李宁店,悄悄地换成了别的牌子。



曾成杰 集资殉难者?

上周,曾成杰因集资诈骗罪被执行死刑。这一次,没有出现“刀下留人”的呼声,只能说,曾成杰没有吴英的命好。

这样说,可能有些残酷。根据法院的判决,湖南三馆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曾成杰,以年回报20%为诱饵,非法向社会不特定公众集资34.52亿余元。

在浙江,民间集资一直游走在“非法”和“合法”之间,稍有不慎,便会被盖上“诈骗”外衣,当年吴英就是典型的一起案例。

民间集资的背后,是中国目前金融行业畸形发展的现状。对资金极度渴求的民营企业往往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足够的资金,最后只好铤而走险,把目光投向民间金融。

在浙江温州,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近30万人卷入民间借贷活动,资金数额在12亿,这在当时,几乎是个巨量的数字。1986年春夏,当地的资金链突然断裂,短短3个月中,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破产。这是1949年迄今,温州乃至浙江最为恶劣的金融破产事件。

来自财经作家吴晓波的叙述是,当时温州一位33岁、名叫郑乐芬的妇女被当成罪大恶极的首犯,判决死刑。据熟悉的人回忆,郑为人热情大方,没读过几年书,结婚后就在家里做点针头线脑的小生意。最后法院是以投机倒把的罪名将郑判定死刑。

多年后,当人们在谈论吴英案时,不由地都会想起郑乐芬。

著名大律师、八旬老人张思之发表过一份致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的公开信。在信中,张思之直言:“纵观金融市场呈现的复杂现状,解决之道在于开放市场,建立自由、合理的金融制度,断无依恃死刑维系金融垄断的道理。”

所幸的是,目前中国正在逐步对金融行业进行改革。银监会主席尚福林最近就表态: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也许,今后类似曾成杰这样的人,或许可能越来越少被论罪。